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八十二至
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臣劉光第

謄錄舉人臣姚秉哲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八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崔駰傳

子瑗

孫實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州

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御史

燕刺

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割反

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

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

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

前書

董仲舒曰昔在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戰陳不訪儒士

論語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

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

投辭自劾有過不合應舉莽嫌

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

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

為建新大尹

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

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

妄之世值澆羿之君

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

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浞因羿室生澆及

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豷音許既反

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

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

不行縣

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

門下掾倪敞諫篆乃

強起班春

班布春令

所至之縣獄犴填滿

犴音岸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

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此皆何罪而至

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

○劉攽曰案吏當作

史總言之掾史皆吏也獨言之當云史耳

朝廷初政州牧峻刻

初政謂莽即位

宥過

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

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

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

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也人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如殺

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

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

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
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
慰志其辭曰

嘉昔人之遘辰兮

遘遇也辰時也

美伊傅之選時

伊尹干湯傅說遇高宗爾

雅曰遘遇也音五故反

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倕而裁之

公輸班魯人也

倕舜時為共工之言皆巧人也以喻湯及高宗也

協準矱之貞度兮同斷金之

玄策

準繩也矱尺也貞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玄策猶妙策也

何天衢於盛世

兮超千載而垂績

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上九曰何天之衢亨鄭玄云艮為手手上肩也乾

為首首眉之間荷物處乾豈脩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

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造成丁漢氏之中微也氛霓

鬱以橫厲兮義和忽以潛暉謂氣盛而陵於天也義和

日也氣盛而日光六柄制於家門兮王綱灌以陵遲國

微喻王莽篡漢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慎用其六

柄焉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灌猶摧落也音

千隗黎共奮以跋扈兮昇浞狂以恣睢國語曰昔少皞

人神雜揉不可方物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跋扈強梁也恣睢

自用之貌也恣音訾睢音許維反昇浞已見上睹嫚臧而乘釁兮竊神器之萬

機

易曰嫚藏誨盜釁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

輔弼以嬀存兮亦號咷以訓咨

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嬀苟且也號咷哀呼也前

書王莽策孺子嬰為定安公莽親執孺子手流涕獻歎也

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

以天威

三事謂三公也負謂太保甄豐舉也

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

之殲夷

左傳曰楚白公勝為亂石乞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謂母

也殲滅也夷傷也言其母老恐禍及也

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

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維

艮東北之

位謂篆為千

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

易曰天地閉而

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揚蛾眉於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

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

楚詞曰衆女皆妒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氓刺時也淫風大行

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坭垣以望復關毛萇注云坭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

治容誨淫鄭玄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

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

從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注云氓人也蚩蚩殷厚之貌布幣也即就也言此之人非

買絲來就我為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注云我欲與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也又曰皎皎白駒喻

賢人也

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

復猶白也

悠輕舉以

遠遁兮託峻崦以幽處峻崦謂山也崦音魚委反攄潛思於至蹟兮

騁六經之奧府

蹟深也

皇再命而紹卹兮乃云眷乎建武

皇天也紹繼也卹憂也言天憂卹眷顧漢家所以再命光武也

運欂櫨以電掃兮清六

合之土宇

欂櫨棼也

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四

門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

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幽牧謂為幽州刺史所舉

也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鄙考

賁飾也易曰束帛戔戔賁於丘園也

遂縣車以繫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暮春之成服兮闔

衡門以掃軌

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衡橫也謂橫木為門軌跡也

聊優游以

永日兮守性命以盡齒

齒年也

貴啟體之歸全兮庶不忝

乎先子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注云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辱也先子謂先

人也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駟年十

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

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

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

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荅焉

華嶠書曰駟譏揚雄以為范滂鄒衍之徒

乘釁相傾誑耀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貴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

以為失類
而改之也
其辭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

出順陰而入

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

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乙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為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令子終始也

韞櫝六經服膺道術

韞匣也櫝匱也論語曰有美玉韞櫝而藏諸

歷世而游

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

易曰探賸索隱鉤深致遠

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

窮至賸於幽微測潛隱之

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

讚已退不黷於庸人

讚猶稱也

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

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

從凡

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故言道貴從凡

於時

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

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立德天德含

弘光大也易曰乃位乎天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

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

天子辟雍諸侯頤宮璧雍者環之以水圓

而加璧也類半也諸侯半天子之宮皆所以立學垂教也

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

以砥仁義

砥礪也

選利器於良材求鑢錡於明智

吳越春秋曰千

將吳人也造二劒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劒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劒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所以尚騏驎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曠久絲毫猶能架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

三台謂之三階

三公之象也

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

八寸蒙曰咫尺

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

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

猶逸禽

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

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孟子

曰汚池沛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

胡為嘿嘿而久沉滯也荅曰有是言

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

陰陽始分天地初制

制協韻音之設反

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

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

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也

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

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

高辛氏帝嚳也

道無常稽與時張弛

隨時弛張不考之於常道也

失仁為非

得義為是

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

君子通變各審所

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

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澤乃自投清冷

之淵終身不反也

或盟耳而山棲

盟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

讓焉由以為汚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為堯所讓曰何以汚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及高

士傳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

或木茹而長飢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曰焦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濱也或

重聘而不來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聘之曰願煩先生

理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

師三黜人曰可以不去矣曰直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

斯舉詢辱也音火豆反新序曰伊尹蒙耻辱負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舉協韻音據

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安國曰傅氏之

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環道常使胥靡築之以供食事見尚書王

公總而言也爾雅皇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呂尚之遇

文王也身為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

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方

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音奴董反人有昏墊之危主有疇咨之憂尚書曰下民昏墊孔

安國曰昏墊溺皆困水災也又曰帝曰條垂菑蔓上音奴董反

下相求音藤也音壘詩曰南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

災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跋涉赴俗急斯時也草行

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

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

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

下人有能理者臯陶大禹陳其謨見尚書及史記高祖為項羽所敗下馬跼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即欲捐之禍此三人楚可破之○劉攽曰注末之字案文當作也

不散而曹絳奮

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下也

結不解而陳平

權

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

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

將鏤玄珪冊顯功

珪玉也詩含神霧曰刻之玉版藏之金匱

銘昆吾之冶

墨子

曰昔夏后開冶使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

勒

景襄之鍾

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其勳銘於景鍾此兼言襄也

與其有事

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

褰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為濡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淮南子曰

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劉攽曰與其有事案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揚雄蔡邕同用此

律也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

步

躡音呂涉反躡踐也此字宜從手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躡作

攝也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

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

文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

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

坏土器之未燒

者郭璞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

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凝成也家家

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

九刑厝

械謂器械甲兵之屬厝謂置之不用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

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預注云周之衰為刑書謂之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

厲

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相武王以伐紂厲謂威容嚴厲

伊臯不論奚事范蔡

伊尹臯繇范睢蔡澤

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廣厦既成

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陰事存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

終而水宿藏

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

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場功畢而大

火入

爾雅曰心為大火詩豳風曰七月築場圃也方斯之際處士山

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

之麓

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藝拱把

不為之數

八尺曰尋藝植也兩手曰拱數猶概也數音疏角反悠悠罔極亦各有

得

悠悠衆多也罔極猶無窮也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

之則藏已所學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進動以道則

不辭執珪而秉柱國

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執珪前書音義曰古爵名也又曰柱國楚

官猶秦之相國也

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

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

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為進退

非不欲室也惡

登牆而樓處

孟子曰踰東家牆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將樓之乎趙岐注云樓牽也其字

從手處子處女也

叫呼街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

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華嶠書曰因字作回回邪也

游不倫黨

苟以徇已

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言交非其類苟以營己而已

汗血競時利合

而友

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利合而友不以道義

予笑我之沈滯吾亦病

子屑屑而不已也

屑屑猶區區也

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

徑而我非隨

枉曲也徑道也

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

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

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

尚書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

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夫田百畝耘除草也

繫余馬以安行俟性

命之所存

安行不奔馳也天命之謂性言隱居以體命

昔孔子起威於夾谷

解見陳禪傳

晏嬰發勇於崔杼

解見馮衍傳

曹劌舉節於柯盟

曹劌

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為將齊桓公與莊公

會於柯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以
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
卞嚴克捷

於彊禦

新序曰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
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

而闕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令志節小具而責
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
曰三北已塞滅世
范蠡錯執於會稽
錯置也音七故反
執謂謀略也史記

斷宗於莽未終也

范蠡錯執於會稽

錯置也音七故反
執謂謀略也史記

曰吳王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
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厚
禮以遺之勾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勾
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拊循其士
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
伍員樹功於柏舉
伍子胥
名員楚

越復棲吳王姑蘇之山也

伍員樹功於柏舉

伍子胥
名員楚

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闔閭闔閭
甚勇之為興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事見穀梁傳

魯連辯言以退燕

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下魯仲

連乃為書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遂平聊城

包胥單辭而存楚

左傳曰楚昭王

為吳所敗奔隋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

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軍敗吳而復楚國

唐且華顛以悟秦

唐且即唐

睢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於秦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忙然乃遠至此魏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彊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

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救魏爾雅曰顛

謂白首也

甘羅童牙而報趙

甘羅下蔡人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

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
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
記童牙謂原衰見廉於壺殮昔趙衰為原大夫故曰原
幼小也

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宣孟收德於束脯
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胡殿反

呂覽曰昔趙宣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
食而饋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為而餓若是
對曰臣官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
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
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吳札結信於丘木史記曰吳公子季

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泊還至展
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季効貞於門女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
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

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顏

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

程嬰解見馮衍傳度轂未詳

僕誠

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

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

故不載

案駟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

帝雅好文章自見駟

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

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

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

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而去曰君

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
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
龍也好夫似駟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屣履謂納履曳
龍而非龍者之而行言忽遽

也屣音
山爾反

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

入為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
欲召見之憲諫以為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駟
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
以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誡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
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

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
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
風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

陳列也

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

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
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

光華之顯時

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為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糺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

兮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

事乎

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皆輔佐周室也

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也

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

賢臣

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野王為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

王行能

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

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興也

第一

以謹勅幸焉郊氏之宗非不尊也

史丹封郊故云郊氏前書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祖

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為武陽侯封東海郊之武彊聚以

舊恩見褒賞賜累千金

陽侯之族非不盛也

○劉攽曰案文侯當作平王鳳封陽平侯

前書亦謂為陽平之王也

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

王氏九侯五大司馬春秋運斗

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前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

其所

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

四人而已

外家當為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

被殺孝文帝竇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母薄皇后武帝陳皇后並廢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為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竇

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

竇太后之弟長

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 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

興實融封為安豐侯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

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故君子福

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

刻諸盤杆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

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孟杆亦孟也矜矜

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

車騎將軍辟駟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
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
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前後奏記
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駟高第出為長
岑長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
歸永元四年卒於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
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

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

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

解見郎
顗傳

諸儒宗之與扶

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為州人所殺瑗

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

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

發干
縣之

獄也獄掾善為禮瑗間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

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為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

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閭顯府時太后

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為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

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為少帝周勃廢

之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

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

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

此所謂禍福之

會分功之時

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

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分功之時也

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

濟陰王是為順帝閭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蘓

祗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為司

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祗上書禪請為之證

第但也司馬相如曰

第如臨邛

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

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

瑗自以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辭歲中舉茂

才遷汲令

汲縣名屬河內

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稻田數百頃

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

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

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

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

八使見周舉傳

以臧罪奏瑗

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

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

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賄贈之物
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

辭尤善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藪

瑗集載其
文即枚乘

七發
之流

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執七言凡

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為文者皆

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

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

華嶠書
曰瑗愛

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
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

此後勿過策具無為諸子所蚩
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
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
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
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
要言辯而确确堅正也
音口角反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
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

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

伊尹作伊訓箕子作

洪範

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

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

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

快音他沒反快忽忘也

或

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

厭飫姦偽輕忽至真

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

易曰括囊無咎

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

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

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

鬱伊不申之貌楚詞曰獨伊蔚而誰語也

悲夫自漢

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垢惡也風

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

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

壞枝柱邪傾

綻音直覓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柱音陟主反

隨形裁割要

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

權謂變也

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

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

背急切而慕所聞也

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

蓋孔子對

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

異務也

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

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

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

盤庚殷王也自

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告之

周穆有闕甫侯正刑

甫侯即呂侯也為周穆王訓暢夏禹

用刑之法並見尚書

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

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

倚奪

倚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

何者其碩士闇於時權安習

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

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所為耳

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耻策非已辭
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
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

憤者也

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
嬰等毀之屈原為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害

其能憂愁憤懣
遂作離騷經

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

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

左氏傳曰
息侯伐鄭

不度德不量力○劉攽曰故宜量力度德今既不能純
案文多故宜二字下文自有用故宜字處

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

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齊
桓晉文也○劉攽曰純法八世

案文世當作
代說已見前

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

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

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

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

密靜也

薦勲祖廟享號中宗

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

墮讀

曰墮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

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

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

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

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
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並權變之道也故聖人能與世

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

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

以為結

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于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

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于盾也戚鉞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于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夫熊經鳥伸雖

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

之膏

莊子曰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

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為國之法

有似理身平則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
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
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
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

四牡橫奔皇路險傾

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

齊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來反皇路大路也方將拑勒鞅輶以救之豈暇

鳴和鑾清節奏哉

何休注公羊傳曰拑以木銜其口也拑音巨炎反勒馬轡輶車鞅鞅猶束

也說苑曰鑾設於鉦和設於軾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節也

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

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

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答三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

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答撻者往往至死

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

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

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

此以上並見前書刑

法志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

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

三王

也式法

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

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

畝百為夫九夫為井

然後選稷

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

尚書曰簫

韶九成鳳皇來儀又變曰於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其後

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

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

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為五原太守五

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絰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杜預注左傳曰織絰織布者孔安國

論語注曰

縕枲也

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

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

最為第一

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

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
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
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
父卒剽賣田宅起家塋立碑頌
廣雅曰剽削也音匹妙反一作標葬訖
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時人多以此譏之
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
○劉攽曰案文宦當作宦
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
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具大

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
書凡十五篇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
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

保別自通達

阿保謂傳母也

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

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傳母入錢五
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
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靳固惜之也靳或作僞說文曰僞引為價也音一建

反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

是反不知姝邪

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或作株株根本也

烈於是聲譽

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

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

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

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

戴鵠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

以其武官故罵

為卒或作孔卒者誤也

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

孝也

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怒謂

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替叟有子曰舜替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杖則逃不

陷父於不義也

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

為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

收烈付郿獄錮之銀鐺鐵鎖

說文曰銀鐺鐵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銀鐺其

頸銀音郎鐺音當

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為亂

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駟

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

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隣郡奉贄以結好儀

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鶩奉之曰某也欲見無由達鶩乾雉音渠

由此知名杜喬之効

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黽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

史記曰談天衍彫龍莢劉向別錄曰言鄒莢脩飾之文若

彫龍文也禪謂相傳授也

建新耻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

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持論感

起昏俗

後漢書卷八十二

後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崔駰傳或重聘而不來注持金百溢○溢監本作鎰今

從宋本臣松齡按荀子千溢之寶從水旁古今字本

通用也

崔駰孫實達權救敝之理也注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

公此並權變之道也○臣會汾按文當云管仲背公

子糾而相桓公於義乃合

及仕宦劉攽曰案文宦當作官○臣會汾按此條乃傳

寫之誤也仕宦二字不成文理古書中言仕宦者甚
多有何舛訛而劉攽乃作此說耶傳及注宦字當改
官注中官字當改宦

後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八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

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

論語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

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

以存其誠也

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

故其行也則

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

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

事於天地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

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

寶以迷國

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

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太原閔仲叔者

謝承書曰閔貢字仲叔

世稱節士雖

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舍菽飲水遺以生蒜

受而不食

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

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

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

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

勞其勤苦也
勞音力到反

仲叔恨曰始蒙嘉

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

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紫罪
曰劾

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
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

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

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

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

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

恁字君大

恁音而
甚反

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恁散

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

武

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

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

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

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

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

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

檢猶察也

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

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

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

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

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

子何有哉

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

遂隱身不出若二三

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

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

夫然豈

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

詭違也迹若違時志

存量已也

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傳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

燕見獨行篇周嘉傳

燮生而欽頤折頤醜狀駭人曰頤頤也欽頤曲頤也說文

音丘凡反欽或作頤音同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

異貌伏羲牛首女媧蛇軀臯陶鳥喙孔子牛脣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頤頤麤頤興我宗者

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髻髻而知廉讓髻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

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髻音徒果反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

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

廬結于岡畔山脊曰岡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肆陳也非身

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燮居家清處非法不

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
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

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

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變

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

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卑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為贄

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

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

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

綺季

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

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

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

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

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亨通也書曰慮善以

動動惟

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

○劉攽曰案文當云遣門生送

厥時

敬少一

遂辭疾而歸

送敬猶致謝也

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

還

送禮謂送其所致之禮也

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

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

從佐謂隨從而巳不主案牘也

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廝役

廝賤也

因壞車殺馬毀

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

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

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變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

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

或作順陽者誤

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

旅逆旅客舍

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

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

一作閎

所未及勞問

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

顏子顏回也

閎曰見吾叔度邪

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
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
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

論語顏回慕
孔子之言也

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

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吝貪也

及

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
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
少游汝南先過袁閭

○劉攽曰案袁閭字奉高閭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閭當作閭也

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

郭泰別傳曰時林宗

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鑒不輟輒從叔度乃彌信宿也

林宗曰奉高

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

奉高閼字也爾雅曰側出汎泉正出濫泉汎音軌濫

音檻叔度汪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淆混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

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

服深遠去疵吝

疵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為疵作疵者古字通也將以道周

性全無德而稱乎

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言其德大無能名焉余曾祖穆侯

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諡曰穆侯汪生寧寧生泰泰生暉

以為憲蹟然其處順

易繫辭曰坤蹟然示人簡矣蹟柔順貌

淵乎其似道

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

之宗言淵深不可知也

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

廣雅曰方所也若

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故嘗著論

云

徐穉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

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豫章縣也謝承書曰

穉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
星官筭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
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
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家貧常自耕稼非

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
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

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

太原太守

就家而拜之也

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

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

也

左傳曰晉三鄰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韓獻子曰鄰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

何待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

賢人於此王國

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

也

左右助也

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

閎見袁安

傳謝承書曰閎少脩志節矯俗高厲

京兆韋著

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為三輔冠族著少脩節操持

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

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

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

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

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

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

說苑曰蓬生梟中不扶自直也

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如角之特立也

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

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

名

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笻赴弔常於家豫炙鷄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鷄

徑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鷄置前醢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

時會

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飲共言稼穡之

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

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

及林宗

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

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

一束其人如玉

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饋雖薄要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

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

子脩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

謝承書曰脩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瘠

歐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稿勸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

太守華歆禮

請相見固病不詣

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

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脣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間建安

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

謝承書曰曇少喪父

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五處士焉

姜肱傳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

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

家世名族

謝承

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

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

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

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

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

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

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

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

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

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

謝承書曰肱與

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

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戰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

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十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

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

精廬即精

舍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

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

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閣以被韜面

韜藏也

言感

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

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
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閭豎夫
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

太中大夫詔書至門

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

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為化夷齊不
橈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肱使家人對

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
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
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傳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

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冢側

致甘露白雉以孝稱

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

緱姓也

殺夫氏之黨

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

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為配從父報讐殺夫之從母兄李

士姑執玉以告吏也

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

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

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

減死論

也 獻請

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

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

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

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

律歷志曰銅為物至

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不為窮達易節

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

召為主簿不行

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也

遂隱居精學

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

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

事於河輦之間

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

從事義之為封傳

護送

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

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

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

者六七千人

帳下葬處

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

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

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

拘教樂貴之徒邪

樂音五孝反

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

有道不就

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

先是京師游

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謂訐

橫議是非也訐或作評也

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

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

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

列國之王

至為擁篲先驅

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

梁國

有陽縣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為棟也

居二年

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
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
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
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
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
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
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
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

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

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

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藿也

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

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

歌謂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也

今先生處平壤

壤地也

游人間吟典籍襲

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

必首陽

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

而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

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樊玄及潁川韓

融

融字元長韶之子也見韶傳

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

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

讀漢志曰徵爽為司空融為尚

書紀為侍中

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

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

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也

道苟違

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

蒙穢謂任亂朝

悽悽碩人陵

阿窮退

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曲陵曰阿陵升

也過飢也過

音苦戈反 韜伏明姿甘是埋暖

猶埋沈也暖

後漢書卷八十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周燮傳決曹掾燕之後也。○決字監本作法

臣會汾按

獨行傳周嘉篇作決從改按百官志太尉公府諸曹有法曹主郵驛料程有決曹主罪法郡太守下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則法曹決曹並有之周燕於宣帝時為郡決曹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知監本作法曹者誤矣

徐穉傳穉不免之既謁而退。不免之三字疑有誤何

焯曰免疑作就通鑑作穉不之免袁紀作不之起

固病不詣。諸本同推尋文義當作固稱病不詣此脫去稱字也

姜肱傳以係嗣當立。諸本同係當作繼

言感眩疾。感字舊本作惑誤

申屠蟠傳因樹為屋注居蓬萊之室。諸本同

臣會汾

按蓬萊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萊至蓬萊二字並用恐與山名相混此注萊字當是藁字之

誤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八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煜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傳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

赤泉侯

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

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

侯父寶

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鵠象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

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習歐陽尚書哀平之

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訓俱徵遂遁逃不知

所處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訓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

光武高其節建武

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

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

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

今湖城縣

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

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以距其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後鄉里稱孝也

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

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音善韓子云鱣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

書鱣皆作鰪然則鱣鰪古字通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鰪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鰪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為鱣明矣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

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

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

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

昌邑故城在今兗州

金鄉縣
西北

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

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

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

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

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

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

陳留楊倫等

倫字仲桓謝承書云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

顯傳學業諸

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

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

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

理以去穢為務

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是以唐

虞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

尚書曰四罪而天下

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底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

方今九德未事

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

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龔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誼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嬖倖

充庭

諡法曰賤而得愛曰嬖

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

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

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

甘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

左傳曰縉雲氏

有不材子聚飲積實不知紀極

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

月書誠牝雞牡鳴

牝雞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詩刺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

哲婦喪國

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

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

嚴公莊公

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

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

之怨實為難養

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

易曰無攸

遂在中饋

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為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脩正

於內丈夫脩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餽之象也饋食也故云

在中饋也

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

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

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

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婉兮孌

兮季女斯飢婉少貌孌好貌也

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

發令野無鶴鳴之歎

詩小雅序曰鶴鳴誨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其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

朝無小明之悔詩小

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明者言大東不興於周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今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勞空鄭玄注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賦歛多也

止不怨於下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其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擬蹤往古比

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

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

飲之從曾孫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

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

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

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纂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亡弟及也

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閔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

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

言非已本心傳在上之意

震曰如

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

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

司空劉授聞之

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

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

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修第中常

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

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

人無菜色

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

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

滋甚

彌彌猶稍稍也韋孟詩曰彌彌其失也

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

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

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

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

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

合兩

為一連里竟街

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

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

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

處

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

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

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

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

世之徒復得顯用

有臧賄禁錮之人也

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

謹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

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

君誰與足

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

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

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

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

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

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

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

戊干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

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

柱而已

倚邪也柱音竹主反

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

流商邑之翼翼也

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

金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

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

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謹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暘若臣無作威作福

玉食

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賜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為美食

唯陞

下奮乾剛之德

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棄驕奢之臣以掩詆

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

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

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

帝皇紀曰堯置敢諫之鼓

舜立謗之木

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

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也

所以達聰明

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

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

與人之言

興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興人之謀也

帝不省騰竟伏尸

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

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

史謂府吏也

得豐等所

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

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

懟怨怒也

且鄧

氏故吏有恚恨之心

震初鄧騰辟之故曰故吏

及車駕行還便時太

學

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

夜遣使者策收震

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

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

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

慷慨悲歎

死者士之

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

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

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

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

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菜於移其後氏焉

承樊豐

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

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以牛

車薄簣載

輓還歸 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

說文郵境上行

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

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

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

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

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

其碑尚存

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

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

續漢書曰大鳥來止

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灾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

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

藩樊

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汚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上天降

威灾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

山崩棟折我其危哉

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今使太

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

烏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

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

相

富波縣屬汝南郡

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

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

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為強項令也

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為侍

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

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傕傕由此

孤弱帝乃得東

魏志曰繇為黃門侍郎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

有力

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為陽成亭侯

亮舊宅在閿鄉縣西南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為能世其家敷早

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謂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

中丞及帝東遷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

侍中

太陽縣屬河東郡

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

郡國志桃林縣有務

鄉音莫
老反

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
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
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
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
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
侍講也拜太中大夫左中

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

胤梁冀
子也

是日大風拔樹畫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

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左傳閔子騫之詞

天

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

云敬天之渝不敢馳驅

詩大雅曰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與此文稍

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蹕止行人也靜室謂

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

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

漢官儀曰

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也

故詩稱自郊徂宮

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

易曰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萃卦詞也假至也假音格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

尚列其誠

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為杼所殺也

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

槃游

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

降亂尊卑等威無

序

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

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

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

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

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八廟居廊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也

上負先帝下

悔靡及臣奕世受恩

奕猶重也

得備納言

納言尚書

又以薄學充

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

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

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

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
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
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

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寒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

景慮衛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

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

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以臧罪為刺史第五種所
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
捕得方因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
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

盜

左傳曰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於是魯多盜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

方等無狀

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令得逃竄寬縱
罪身元惡大憝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
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
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
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
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
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為

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

風

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

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

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

聖朝

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

○劉敞曰案文多一在字

喻以朝

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

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

任謂保任

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

言内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

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灾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東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東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

三署郎
解見安

紀帝帑臧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

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

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

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

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

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

公府

南陽郡荊州所部也

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

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

尚書曰明王奉

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

太微積星名為郎位

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官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積聚也

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

尚書臯陶誠舜曰在知人

在官人也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

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

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

謂伊人於焉逍遙言宣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

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

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

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

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

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累億牂柯男

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極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紕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秉因奏覽及中常

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饌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

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為秦相國侈富於王室尚猶加也

案中常侍侯覽弟參

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

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

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

左傳

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偃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驂騑乘夏五

月公游于中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

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

公羊

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甚佞也曰佞人來後魯莊公取齊淫女卒為後敗四佞即四凶也以此觀

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

畀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讟人投畀豺

虎○劉攽曰正文有當作豺注無它說知與詩同

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

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

召秉掾屬問之

公府外職

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

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

以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逐荀寅士吉射曷為此逐

君側之惡人也

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左傳曰晉寺人披言也

鄧通懈

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為太中大夫居

上傍急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不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上使

使持節名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

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

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

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

講於華光殿中

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

遷少府光祿勳熹平

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

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

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

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咎徵則六極至

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並見尚書

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

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

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

日是其明徵也

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

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

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君不中也建立也孽灾也君不

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

類故為女

故春秋兩蛇關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

洪範五行

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為鄭君後雍
糾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
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傳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
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施恩惠
以撫百姓東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
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瑕二

子死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莊公殆以女子敗矣惟康王一朝晏起

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

故詩人歎而傷之此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事見魯詩今亡失也

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說苑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

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

極言未已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

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抑皇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后嬖寵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豔妻煽方

處也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

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熒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二年代唐珍為司

空以灾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

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

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衆也故立君

長使司牧之司主也牧養也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

臯陶謨曰兢兢業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

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以觀厥

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

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

詩小

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聞數微行出幸

苑園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

樂樂也詩云槃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

政事日墮

許規切

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

二祖

高祖光武也詩云文王既勤止

追慕五宗之美蹤

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

章帝肅宗也

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

及前人也

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

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
危亡而不知襲積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
逮於前人也
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

魚之次

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言王者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

無令醜

女有四殆之歎

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也極醜無

雙白頭深目長壯大節叩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凸胃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謁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有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四殆也
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

傳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

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謹自手書

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

晝降於嘉德殿前

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闇者

為雌曰蜺

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

戴延

之西征記曰太極殿西有金商門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

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

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

女壻

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

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屬少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少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給事中也 朱游欲得尚方

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

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 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

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

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

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

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遂商之興也構
杭次於平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
山其衰也杜伯
射王於鄆也
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

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

所謂蜺蜺者也

韓詩序曰蜺蜺刺奔女也蜺蜺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蜺蜺在東者邪色乘陽

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蜺音帝蜺音董

於中孚經曰蜺之比

無德以色親

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蜺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

也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

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

孰成也

案春秋

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

春秋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霓見宋均

注曰投霓投應也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漢終于四百年解見獻帝紀

昔虹

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

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

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作升者誤也易曰天垂象見

吉凶聖人則之

上繫之詞則效也

今妾腰嬖人閹尹之徒共專

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

篆小技見寵於時

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

如驩兜共工更

相薦說

尚書驩曰都共工方鳩屏功

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

伯任芝居納言却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

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

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

谷代處

楚詞曰冠履兮雜處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

從小人之邪意順無

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

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

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蕩蕩名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

蜴蝮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

殆哉之危莫過於今

無鹽女之
詞解見上

幸賴皇天垂象謹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

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

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

謂變改而銷復之

斥

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詩曰張仲

孝友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

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

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

之心哉

悽悽猶勤勤也音力侯反

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

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
賜為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邵為司徒帝欲造畢
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

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園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

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

鴻池在洛陽東上林

西在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令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園壤

沃衍

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

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

謂若保赤子之義

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乂也

今城外之苑已有五

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可
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

以逞情意順四節也
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

宮
孔子曰禹惡衣服卑宮室也太宗露臺之意
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也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

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圓百

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
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圓方七十里人

猶以為小寡人之圓方四十里人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圓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

人以為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

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

賜御府衣一襲

衣單複具曰襲

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

鈎佩

金錯以金間錯其文

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

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繯負歸之

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

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

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

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

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

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

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

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

後帝徙

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

所注之籍

錄

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

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

同州朝邑縣西南

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

濟字元江細陽人濟張輔曾孫

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

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

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

蓋吝之也

吝耻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

后成功惟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數者蓋耻之

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

復代張溫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

園梓器祔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

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

挺生也九德即臯陶謨九德

三葉宰相輔

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

詩大雅曰文王初載毛萇注云載職也

遂階

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内外庶官之務勞亦勤

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

未荅厥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

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

搖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

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

前書張禹為丞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

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贈司空驃騎將

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

羽林騎輕車介士

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彫朱輪輿不巾不蓋菑矛戟幢麾菑音側事反

菑謂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

舊塋

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轎朱斑輪鹿文飛軫九旂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劔持棨戟為前列

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劔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為從也○劉攽曰注案後漢志文此不合

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劔三車道此文少督盜賊三字又少一三字又誤導字也蓋門

下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凡五車也公卿已下會葬諡文烈

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

禮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鄭玄注云祥吉也言其漸即吉

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

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

華嶠書曰與馬日碑盧植蔡邕

等著作
東觀

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

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

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翹辜權解見靈帝紀

彪

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

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

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

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

都以違其難

違避也

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

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長

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

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

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於亳殷人相與怨恨

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五遷也

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

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

無虞

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書曰四方無虞

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

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虞沸之

亂

如虞粥之沸也詩曰如沸如羹

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

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

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
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
之可令詣滄海

言不敢避
險難也

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

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

沮止也

太尉黃

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

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

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

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

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灾異奏免琬彪等詣
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八關轉少府
太常以病免復為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
秋代淳于嘉為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
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
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還洛
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
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

得讎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

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獻

帝

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衆○劉放曰案此注當在見操曰下又當云融見操曰云云

少融見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

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傳曰康誥曰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

慶徒欺人耳

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

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綏搢紳

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綏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縉者淺赤言帶之色所以

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

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

左傳曰季文子謂晉

韓穿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

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

拂衣而去不復朝矣

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為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操不

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

澤為侯者皆奪封

彪父賜以師傳封臨晉侯

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

攀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

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

愛

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

亂遂殺弄兒

操為之改容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

操主簿

典略曰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摠知內外事皆稱

亮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

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

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

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

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

嚴操於此廻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常出行籌操
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
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也於此

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

續漢書曰人有白修

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修所

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

欲以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

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

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

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

賓禮黃耆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續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

因朝會引見

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

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

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

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

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論語

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諭臣當輔君也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

負荷之寄

周公霍光之傳

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

直方以臨權枉

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也

先公道而後身名可

謂懷王臣之節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

德

易曰德積載載重也

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

韋平方之蔑矣

韋賢平當父子並相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

言世為國柱臣也

震畏四知秉去三

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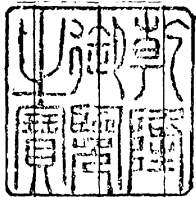
也

脩雖才子渝我淳則

渝變也

劉攽曰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楊

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
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



後漢書卷八十四

後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楊震傳八世祖喜高祖敞○何焯曰前書楊敞不云是喜之後

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至帝不省一段○日知錄曰此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為順帝事豈有兩趙騰耶

於是柴門絕賓客○諸本同臣會汾按全書及他史言

杜門絕賓客杜門謝客杜門稱疾者甚衆此柴字疑

杜字之誤

行至城西夕陽亭○夕宋本作凡臣會汾按種嵩傳亦

有夕陽亭從監本是

楊震子秉唯人所召注閔子騫之詞○何焯曰注誤以

閔子馬為子騫此傳寫致然文選注中亦如之

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注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

別有所據也○臣會汾按左傳文公十八年莒僕以
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
則奸兆也但杜氏注不言莒僕名黎比又與此文不
相當

楊震孫賜並入侍講○宋本作俱入侍中講入侍下不
得再加中字宋本不可從

楊震曾孫彪司隸校尉楊球○楊應作陽

後漢書卷八十四考證